



情网上的

血痕

王曦昌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情网上的血痕

王曦昌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情网上的血痕

王曦昌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长春文艺书店发行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25印张 161,000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200册

ISBN 7—206—00105—X/I·22

定价：1.9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爱情小说集。

爱情是一张神秘的网。网上粘着的情侣有欢欣的微笑，也有痛苦的挣扎；有喜悦的泪花，也有淋漓的血痕；有由衷的祝福，也有切齿的诅咒；有海誓山盟，也有背信弃义。本书收集的十一篇小说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绚丽多彩、错综复杂的爱情世界。

目 录

她有一双桃花眼.....	(1)
燃烧的石洞.....	(15)
青山不了情.....	(29)
悬崖上的情侣.....	(50)
第九十九对儿.....	(91)
恨也朦胧，爱也朦胧.....	(112)
约会，在青岛.....	(157)
东边日出西边雨.....	(165)
爱神，明天还来.....	(172)
这事与女人无关.....	(178)
情网上的血痕.....	(201)

她有一双桃花眼

一

“瞅瞅，她有双桃花眼。啧啧……”

曲荣春刚过门，杜三娘就这么说。杜三娘腿快嘴快，出名上讲，在马架子屯儿。

“桃花眼的女人那可……那可……”桃花眼的女人究竟怎么样，杜三娘“那可”了老半天，也没说出个子午卯酉。反正她郑重其事地忠告新郎谢家强说：“你这小媳妇，可不是一般的娘们儿，得紧着点儿管。不的，你当个瞪眼‘活王八’不说，整不好小命都得搭上！你不信？啧啧……”

就因为这，自打曲荣春过门，谢家强就想对她严严实实地管教一番，给她来个下马威。但他还不大敢，他家的成分是地主，虽然没有分子的字样，但在社会上也够臭的了，好姑娘谁嫁给地主的儿子？假如他家成分好，他还能等到27岁，瞪着眼找一个做过人流的姑娘？娶时就是降价货，处理品，别说有一双桃花眼，有十双桃花眼也得认着。

谢家强认下了，但他心里不舒服。曲荣春过门后，队上找干活，谢家强心里不同意，但表面上还是支持了。家里成分不好，敢说三道四吗？

有一次，谢家强扶犁蹚地，路过偏脸地，见一男一女，落在了铲地人群的后面，细一瞧，是他的媳妇曲荣春和团支

部书记罗勇，一边铲地，一边唠嗑呢！谢家强的心头，妒火唿地烧了起来，烧得通身燥热，满面通红。他很想走过去，斥责罗勇，“你不好好铲地，跟我媳妇唠什么嗑？”但又一想，人家罗勇是团支部书记，要说是挤时间做思想工作，自己不是啥招儿没有吗？

晚上，谢家强躺在炕上，越想越不是滋味儿，堂堂的男子汉，连自己的媳妇跟别人勾情都不敢管，这还了得？他望了一眼睡在身旁的妻子。皎洁的月光正好照在她那匀称的身体上。妻子盖着一条乳白色的毛巾被，斜侧身子躺着，脊背冲着他。

谢家强用手捅了一下，她仍甜甜地睡着。

谢家强搬了一下她的臂膀。

她醒了，问：“干啥？”

“我说，”谢家强每每说话，先说“我说”，“明天你别去干活了。”

“为什么？”

“那你就别问了，反正我不想让你再到队上干活。”

“队长要是不让呢？夏锄这么忙。”

“你就说病了，官不踩病人。”

“我没病啊！”

“你不会说有病吗？”

“我不会撒谎。”

“我知道你愿意上队里干活，”谢家强终于遏止不住心中的火气了，酸溜溜地说，“铲地多好，有男有女，有说有笑的，一边铲地，一边还有人陪着唠嗑。”

“唠嗑又咋着了？长嘴不是说话的吗？”曲荣春分毫不让地说。

“谁不让你说话了？你咋不跟女的说话，偏跟男的说，一拉半截垄。”

曲荣春什么都明白了。一块阴云笼罩心头，瞬间，又遮浮在脸上，泪水顺着眼角流了出来，身子抽搐着，两肩一抖一抖地。

“还哭呢！”谢家强以为震住了曲荣春，又得寸进尺说，“你要知道羞臊，就该自珍自重才是，自个儿啥身份还不知道吗？”

“你不是也知道吗？”曲荣春哭泣着说，“订婚时，我没藏没掖，你不就是按这一堆一块儿要的吗？你要后悔，咱们可以离婚！”

“离就离，没啥了不起的！”谢家强不甘示弱。

“那好，咱们明天就办手续。”曲荣春不哭了，她拉亮电灯，穿上了衣服，然后就开箱倒柜，收拾东西。

天亮时，曲荣春催谢家强跟他去公社，但谢家强却一声不吭地到队上干活去了。

谢家强中午回家的时候，发现曲荣春不在了，问街坊邻居，都说曲荣春挟着一个大包裹走了，上哪去不知道。

谢家强估计曲荣春是回娘家了。

半月后，曲荣春仍然没有回来。谢家强一人在家，劳累一天，还得忙活一口吃的，鸡鸭鹅狗，饿得跟嘎乱叫，小鸡下蛋也都丢了。咳，没媳妇的日子是真难呐！假如跟曲荣春离婚了，不得天天过这光棍儿的苦日子吗？再娶一个，谈何容易？天天讲阶级斗争，划清界线，哪位姑娘睁着眼睛嫁给地主成分的小伙子？除非当工人，当干部，或者入上党，还有希望。可这三样自个儿连边也挂不上，命中注定了，搬一辈子土坷垃，顺垄沟找豆包吃。曲荣春虽然作风不好，可她毕竟

是女人，有她在，就象一户人家，能给他烧火做饭，缝缝洗洗，再说，长相也好，窈窕细身的，皮肤象水豆腐似的，又白又嫩，就是有一双桃花眼……

谢家强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能离婚。把媳妇接回来，可又觉得脸面下不去。他知道，去了，不服软道歉，曲荣春不会回来。假如低声下气陪不是，以后他在她面前想树立权威就更难了，可再难，也不会比他一个人生活更难啊……想到这儿，谢家强下定了决心，不管怎么样，先把媳妇哄回来再说。

二

曲荣春回到马架子屯的第二天，就上地里干活了。这是在谢家强找她回来时，她跟谢家强讲的第一条回来的条件。还有第二条，谢家强以后不准再侮辱她；第三条，谢家强不准干涉她的行动自由。

这三条，谢家强都勉强同意了。

“你小子真没骨气！”快嘴杜三娘背后对谢家强说，“我看你以后还咋管教她，你输给她一回，就有第二回，第三回，以后甭想直腰了。男子汉，我就宾服冯二虎，娶了个鼓肚子的姑娘，新婚晚上，一顿胖揍，硬是问出那怀的孩子是谁的来了，以后，那小媳妇见了冯二虎就象耗子见猫似的，大气都不敢出，服服贴贴的，让坐着不敢站着。见着男的就躲远远的，吓破胆了！”

谢家强说：“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冯二虎是贫农，根红苗壮。我呢？成分不好，这打不骂还要跟我闹离婚呢，真要是象冯二虎似的拳打脚踢，那还不得跟我打‘八刀’哇！”

“你呀，就是死心眼儿！”快嘴杜三娘撇嘴说道，“曲荣春是过手的货了，她找对象就那么容易吗？别看她一口一个打‘八刀’，那是吓唬你呢！你不信，你要动真的，她还兴缩回去呢！”

“不见得！”谢家强摇摇头说，“看她那样子，不象假的。”

“你呀！”快嘴杜三娘用手指头戳了一下谢家强的脑门子，“不听三娘的话，苦头在后头呢！”

果然，谢家强天天被痛苦煎熬着。曲荣春跟小伙子说话，他心里火烧火燎；曲荣春在田间休息时跟小伙子们打扑克，他似万箭穿心；曲荣春一个人去看电影，他也放心不下，远远地在一旁瞄着……

日子在痛苦中一个个逝去了。转眼间来到了1979年。好消息传来了，右派不“右”了，也不“臭”了，一个个都被落实了政策，“香”了起来。紧接着，“四类分子”也都摘去了帽子，昔日的“阶级敌人”今朝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就在这个时候，谢家强把腰直起来了。他象孙悟空摘去头上的紧箍咒一样，浑身感到了轻松，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轻松。他买了酒，买了肉，又买了菜，他要好好地庆贺一番。

谢家强也许是喝多了酒，也许是他太激动了，他大笑了一阵之后，又呜呜地嚎啕起来。他后悔，肠子都悔青了。要知道他谢家强还有今天，何必娶一个桃花眼的媳妇呢？没等结婚，先把“绿帽子”戴上了，两年多来，气得肝疼，肚子胀，夜夜失眠，肉掉去多少？晚了，一切都晚了！一切都晚了吗？不！还不晚！他谢家强才二十九岁，还没到而立之年，怎么能说一切都晚了呢？凭他的容貌，凭他的能量，一切都

可以重新做起，以前失去的，现在要千方百计补回来！

谢家强重新生活的第一个伟大计划就是对曲荣春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教育教育她，出出这几年闷在肚子里的气。她不是有一对桃花眼吗？这回先给她戴上蒙眼，约法三章：一、不准上队里劳动，二、不准跟小伙子接触，三、不准回娘家。你不听，那咱就打离婚。头上的紧箍咒没了，还怕娶不上媳妇吗？可是，怎么跟她说呢？开门见山？未免有点儿太蠢，还是找个借口，先试探一下，也许他身上没了短处，她先自矮下来了。

这天，谢家强特意跑到供销社，挑来选去，买了一个小号的乳罩。拿回家，往柜台上一放说：

“喂，你以后用这个吧！”

曲荣春拿起乳罩，扫了一眼，然后，不屑地丢在炕上，愤愤地说：

“我用不了。”

“为什么？”

“太小。”

“小点还不好吗？”谢家强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我专门为你买的，你原来的那只乳罩太大了，瞧你那胸脯子！”

曲荣春的胸脯是太丰满了，隆起的两只乳峰，象两座萌动的春山，一起一伏，惹得男人们谁见了都要多看几眼，快嘴杜三娘就说过，家强媳妇的咂咂，那也太大了，自个儿也不知自尊，找个布条子勒一勒，就那么鼓鼓地让大伙看，调情哩！

“我胸脯咋的了？”曲荣春反唇问道。

近几天来，谢家强动不动就找话茬敲打她。你谢家强被落实了政策，就想欺负人吗？妄想！你当初干啥来？别说你

刚刚跟大伙平起平坐当社员了，就是你这会儿当县长、当省委书记了，我也不能服这个软！曲荣春心里早有准备。

“你那胸脯子太扎眼了，给谁看的？”

“那是一天两天的吗？”曲荣春分毫不让，“相对象时，比这还鼓呢！你当时眼睛呢？没看着？”

谢家强的脸色阴沉而又苍白，蛮横地说：

“我不跟你说那些用不着的，你就说你换不换乳罩吧？”

“我不换，戴多大的乳罩，是我自个儿的自由。”

“我给你换！”谢家强眼里闪着凶光，咄咄逼人。猛地，他上前一步，拉住了曲荣春的一只胳膊，就解钮扣。嘶——一件新上身不久的衬衫，袖子被拽掉了，扣子也脱落了。

“你……你……”曲荣春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她半裸着身子，眼窝里盈满了凄苦的泪水，上牙齿紧紧地咬着下唇，嘴角在抽搐着。

谢家强手里拿着新买的乳罩，又发疯般地向曲荣春扑来。

曲荣春用手奋力遮掩着前胸，无意中，手指碰在了谢家强的眼角上。

“好哇，你想动手？”说着，谢家强左右开弓，无情的巴掌雨点般拍在曲荣春泪水濡湿的脸上。

曲荣春急了，她操起了一把剪刀，但眨眼间被谢家强一拳击落在地上了。回手“噔”的一拳，打在曲荣春的前胸上。

“啊……”曲荣春惨叫一声，倒下了。双手捂着胸，凄惨地呻吟着。

谢家强仍不罢休，一脚接一脚地踢着。婚后，压抑在他胸中的愤懑，今天全发泄出来了，用拳头，用脚。

“谢家强！你这是干什么？”突然间，罗勇闯进门来，
“人都打成这样了，你咋还不住手？”

“你管得着吗？”谢家强照曲荣春的腰上又踢了一脚，
“干啥吃的，管我的事？”

“你打人犯法！”

“她是我的老婆！”

“老婆也不中打！”

“你心疼啦？”谢家强挑衅地说。

“放屁！”

“你骂谁？”

“骂的就是你！”

“哐！”谢家强出手就是一拳，照罗勇脸上打来。

罗勇一侧头，拳落在肩上。

罗勇飞起一脚，把谢家强踢倒了，然后，他伏下身子抱起半昏迷状态的曲荣春。

就在这时，一把罪恶的杀猪刀扎进了罗勇的右大腿根部。罗勇“哎哟”一声，没有站起来。

谢家强手攥着滴血的尖刀，狞笑着：“你小子服不服？”

“到啥时我也不会服你！”

谢家强照罗勇的腿上又扎了一刀，阴狠地说：

“你不是想夺走我的老婆吗？我掐断你的腿，看你们俩还咋约会！”谢家强凶相毕露。

法律是无情的。就在罗勇被送进县医院抢救的第二天，谢家强就让公安局给拘留了。

遍体鳞伤的曲荣春躺在炕上，泪水不断线地流着，两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谢家强的凶残，她早有些了解，但没想到，他野蛮凶狠

到用刀子扎入的程度。有一次，一只小鸡进屋把饭盆蹬翻了，凑巧，让谢家强发现了，他满屋赶着，撵着，逮住了小鸡，右手捏住鸡脑袋，腕子翻了个花，鸡脑袋拧掉了，鸡血，喷了他一身。还有一次，邻居家的猪，拱了他家的土豆地，谢家强见四外无人，恶狠狠地往猪后腿上砍了两刀……

嫁给他，真是瞎了眼。可是，当时自个儿的处境……

1976年秋，曲荣春的男朋友陈亮，从集体户抽回到上海去了，陈亮临走时，还跟她海誓山盟，不论到哪儿，做什么工作，绝不抛弃她。可是，他回上海不到两个月，就给她来了一封绝情信，当时，她已有了身孕……她想到上海去找他，但又一想，他已经变心了，硬赖着跟他结婚，也没有好果子吃。于是，她心一横，牙一咬，跟陈亮断绝了关系，然后，到医院打了胎。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曲荣春在医院做“人流”，虽然让医生保密，但秘密还是给泄露出来了。于是，污言秽语，象脏水一样往她身上泼来，什么“破鞋”、“小狐狸精”、“小马子”、“桃花眼”……家里人更不用提，父亲劈头盖脑地打了她一顿之后，再见面连话都不说。正在念高中的妹妹，回家都不跟她睡一铺炕，说她丢人现眼，她在学校抬不起头来……

“给荣春赶快找个人家吧！”二姨来了跟妈说，“免得大伙说三道四。”

“我也这样想，”荣春妈说，“姑娘不争气，还能留在家里吗？这阵子我连集市都不敢去。有那不错的小伙子，你就给介绍一个吧。”

“什么？不错的小伙子！”二姨说，“傻姐姐，荣春要是没有这档子事，别说找个好一点的庄稼人，就是找吃红本

的，也不费难，可现在，名誉丢了，好小伙子，谁还能要？我看挑那能干活的，找一个就行了。”

荣春妈点点头。

二姨一连给介绍了两个，都嫌曲荣春作风不好，没成。后来，又经别人介绍，认识了谢家强。

谢家强言语不多，老成持重，人很精明，心中有数。容貌也不错，中等个子，很粗壮，手大，脚大，脑袋也大。他给曲荣春的第一感觉，还不错。只是家庭成分不好，但这也没什么，反正不指望男人有多大出息了，种地吃饭就是了，还管他什么成分？于是，曲荣春把处对象相互了解的时间，缩到了最小极限，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跟他登记结婚了。

结婚时，曲荣春什么彩礼也没要。衣服是自家带来的。谢家强只买了两只小箱子，做了两双被褥。曲荣春压根儿就没想大操大办，兴师动众。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家里，离开家乡那些熟悉她的人，走得远远的……

马架子屯离她的家乡800多里，够远的了，这里，没有一个她认识的人，陌生的山峦，陌生的田野，陌生的村落……一切，都是陌生的，也是全新的。过去的一幕，就让它过去吧，她要重新生活。然而，新的生活道路仍不平坦。婚后不几天，马架子屯40几户人家200多口子人，几乎都知道了她做过“人流”的事。谁说的呢？她无从查询。她不敢去查询，家乡的那些侮辱她的污言秽语，象长了翅膀一样又飞到了马架子屯……这时，她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她是甭想躲过人们的舌枪唇剑了，躲与不躲，一个样，怕与不怕，一个下场。于是，她挺直了腰杆，不躲了，也不怕了，谁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她照样去队上干活，照样跟男人们说话谈

笑。说也怪，这样地过了一段时间，她自己在精神上反倒感到轻松了。团支书罗勇对她好，她知道。别人有些舆论，她也知道。但她从来在众人面前不回避跟罗勇的接触，我们俩个就是好，谁愿意说啥背后嚼舌头去，杆直不怕影子歪！谢家强多次拐弯抹角阻拦她到队上干活，其用意她也明白，但她就是不听，他拿她也没办法。谢家强差不多每天都要生气。你生气就生气，若让你不生气，那我就得生气，左右俩个人得有一个人生气，那你就生气去！谁让你鼠肚鸡肠，心胸不开阔了？

曲荣春万万没想到的是，以往谢家强对她的忍让，是因为他头上箍着地主成分的紧箍咒。现在，紧箍咒摘除了，谢家强便露出了本来面目。痛心吗？悔恨吗？可痛心，悔恨，又有什么用呢？哪家药铺卖过后悔药？

三

罗勇不知咋样了？曲荣春惦记着。她的身体稍有好转，便搭车上县医院看望罗勇去了。

曲荣春拎着一包水果、罐头，好不容易在县医院后楼住院部打听到罗勇的病房是217号。

曲荣春轻轻地敲了敲门。

罗勇媳妇黄玉贤走了出来，脸子冷冷地说：

“你干啥来了？”

“我想看看罗勇。”

“他现在正睡觉。大夫说不中打扰。”

“我就看一眼。”

“算了，你这个人怎么回事？”黄玉贤说，~~在一天看~~这么些年，还没看够吗？你回去吧，我不想再见到你！”

“那你把东西留下吧！”曲荣春遭了抢白，强压抑着胸中的怒火。

“我有钱买。”黄玉贤面色煞白，嘴唇哆嗦着，“我一家都让你给毁了，你还有脸来……”黄玉贤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曲荣春把拿来的东西放在病室走廊里一把椅子上，然后，含着泪水，转身走了。

曲荣春刚出医院大门，黄玉贤追了出来，当着众人的面，喊：

“你把东西拿回去！臭婊子，养汉老婆，破货！”说着，把那包罐头、水果抛了过来。罐头瓶子碎了，果汁、果肉洒了满地。

曲荣春当众受辱，气得差点儿晕了过去。她头也没回，趑趄趑趄地走了。

两个月后，罗勇从医院出来了，只剩下了一只左腿，右腿全锯掉了。令人难过的是，假肢也安不成，右腿根部留下的茬儿太短了。

罗勇拄着双拐在屯中走着。拐杖扣着屯中的土路，“咚咚”地响着。

曲荣春一听到这“咚咚”的声音，心比刀扎还难受。每听到这声音，她就不由自主地扒窗或开门向外看。她很想跟罗勇说几句话，但她不敢。她知道，黄玉贤无时不在瞞着她和罗勇，只要是他们俩人一接触，黄玉贤就会破马张飞吵个人仰马翻……

一天晚上，罗勇拄着双拐来到曲荣春的家。

曲荣春未曾说话，眼泪先流出来了，抽噎着说：“罗勇，你这辈子毁了，都怪我……”